

中國人 與 日本人

邱永漢著



中國人 與 日本人



財訊叢書18

中國人與日本人

發行人：邱永漢
作者：邱永漢
出版者：財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52號7樓
電話：五五一二五六一
郵政劃撥：一一五三九六一〇
總經理：財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腦排版：高瑞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四〇七三號
定價：一六〇元整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過去，中國、台灣與日本間有複雜的恩怨情仇，我們卻從未真正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行事作風，乃至日本戰後奇蹟似地經濟成長的動力。

現在，台灣對外貿易及外資投資方面，日本均佔了不容忽視的地位；而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過程中，台灣人和日本人在其中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無論是了解日本人或中國人自己，都是兩岸人民的當務之急。

邱永漢以其生活在台灣、香港、日本的親身體驗，以及與中國大陸接觸頻繁的經驗，解剖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想法、舉止、以及成功之道，對國人了解日本和日本經驗，有莫大助益。

自序

本人出生在可以說是中國與日本連接點的台灣。由於本人是台灣人，所以也嚐盡了身為台灣人的辛酸。當要往上階段學校升學時，爲了能夠突破日本歧視台灣人的差別待遇，必須考得最高分，否則就無法入學。二次大戰期間在東京大學就學時，就因爲被認爲是重慶間諜嫌疑犯而被日本憲兵隊拘留過。也在學校考題「試說明滿洲國經濟」的答案中，提到日本帝國主義而險遭退學處分。大戰結束後回到台灣，卻被認爲是深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毒害者，而成爲國民黨政府排斥的對象。最後遂無法在台灣住下去，爲了逃避憲警的追捕，迫不得已逃亡到香港。

本人在香港與潘家女兒結婚，育有兩兒一女。身爲台灣人的我，過去一面受日本教育，也一面追隨漢文老師學習漢文古典，台灣話與日本話同樣地講得相當完美，而廣東話、北京話的日常會話也講得通。對中國人、日本人的想法與風俗習慣都有同等的理解。可是相對地，本人的小孩們由於在日本長大，舉止、事物

的想法等生活上形形色色表現，都是一幅日本人的模樣，也就是說，與其說根據血統來決定一個人是屬於日本人或中國人，倒不如根據其所處的環境來斷定是屬於何者，這樣是錯不了的。看到電視上出現的大戰時遺留在中國大陸的日本孤兒，讓人覺得那些孤兒們是多麼地像中國人模樣，也同時令我體會到中國人與日本人兩者均存在著同位元素般的因子。

然而，由於所處環境的不同，以致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會存在著極大的異質性，並且從回顧過去中日兩國間不幸的往事顯示出，中國人與日本人是何地彼此不了解對方，這些都是當今本人所深切感觸到的。隨著東歐共黨國家體制的瓦解、舊蘇聯的解體，給中國大陸帶來了相當大的旋風。就在瞬間，大陸從計畫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正展現出可以預見到「亞洲的時代即將來臨」的經濟成長。儘管今後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會伸出多大的援手尚難預料，可是，無論日本積極幫助或者完全不幫助，中國大陸經濟也照樣一定會有很大發展。只不過是，日本若伸出援手，則中國大陸經濟確實將可加速發展。因此，我們此刻正密切期待著中國、日本間的新時代就此展開起來。

單刀直入而言，也就是日本人到中國大陸去經商的機會今後將逐漸增加。為

了能順利促進雙方的合作，日本人必須更了解中國人，且中國人亦應更了解日本人。由於本人認為有必要寫一本可搭起促進雙方相互了解橋樑的書，因此就與中央公論社社長嶋中鵬二先生商量此構想，結果嶋中先生爽然就答應支持，而於「中央公論」月刊的九二年十一月、九三年一月、三月份，分成三次，每次刊載一百張稿紙的文稿。本來是希望全稿完成之後再出版，但若以連載方式就會讓自己加重責任感，必須在某個期限之前完稿，因此，一邊在日本、台灣、香港、北京、上海、成都各地走動，也一邊帶著原稿日以繼夜撰稿，不管怎樣總算已經完成了。

本書付梓會產生何種評價有賴於諸位讀者的英明判斷。坊間這方面的著書過去也不少，其中，總有善知一方而無法善知他方之憾。由於本人乃在兩者懷中成長過來的，因此使盡自己的所知所能來撰寫。本來撰寫本稿的目的就是，不僅要求日本人去了解中國人，而且要求中國人去了解日本人，所以本文除了日本外，近期內還預定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出版。如果本書能夠成為大陸十二億中國人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憑藉，那將是本人至高無上的榮幸。

最後，本書問世之際，承蒙「中央公論」嶋中社長、總編輯宮一穗先生、文

化部岡田雄次部長、長江刺實次長、書籍二部平林敏男部長等惠賜幫助，始得順利出版，謹致由衷謝忱。

一九九三年二月吉日

邱永漢筆於東京都目黑區青葉合寓所

目 錄

上篇	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竟有如此大的差異	……	一
中篇	千萬別小看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六三
下篇	日本人如何參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	一二九

上篇

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 竟有如此大的差異

中國快速邁向工業化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也將更為密切。但是，日本人也與世界任何國家人民同樣地不了解中國人的基本想法。

近幾年來，本人訪問中國大陸遍及各地，從中作了「大陸邁向香港化」的預測。鑒於「滯留在日本仍看不清整個亞洲」，而決心遷居香港。從親身體驗來剖析被日本人視為「非常狡猾、很難對付」的中國人，以揭開其面紗，一睹中國人的真面目，這是構想四十年，期盼已久一大寫作心願！

「嘴巴」比「面貌」更能表現人品

能否僅憑觀察面貌就分辨出中國人與日本人？過去只要在機場的候機室裡觀看參加團體旅行的旅客，就不難分辨出中國人或日本人，因為穿著和服的就是日本人，如果穿著長衫的就是中國人。不過，如今，男女都穿著同樣服飾，年輕的男女都身材高挑，女性非但不是蘿蔔腿，也不以外八字走路，所以真正能一眼分別出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人並不多，至少我沒有這種自信。

初次接觸中國人的日本人，或是初次來到日本的中國人，或許會拍胸脯說「這種事情太簡單了，我一眼就看得出來」，當跨越兩國頻繁地來回時，就會逐漸失去信心。不久之前，我和一位在台灣合資經營的日本企業董事長，參觀位於台南市的工廠，在返程的班機上，中華航空的空中小姐即用中國話向董事長問話。但是對於在鄰座的日本駐台業務員卻以日語來詢問，該駐台員已經在台灣居住了二十多年，老婆也是台灣人，能說一口流利的台灣或北京話，因此那位董事長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不但空中小姐如此，當我走出飛機坐艙，連座艙長也用中國話向董事長說

：『再見』，而對該駐台員反而以日語說，『撒約哪哪』，董事長心裡想著：『我還初次訪台，是否我的長相很像中國人？』。

在日本人當中，有許多人一看便知道是日本人，不過，完全無法與中國人區別面貌的人也不少。就中國人來說，也是如此，如果說，只要有顯著日本人風格的面孔與顯著中國人風格的面孔，就能立即分辨出來，其實也不盡然。因為有真正日本風格面貌的中國人，或是有中國風格面貌的日本人，均不在少數。因此，問題就變成更為複雜了。

言歸正傳，僅憑面孔是很難區別日本人與中國人，不過，如果讓這個人脫口講上二、三句話，就能立即分辨出是那一國人。成人之後才學習的外語，就算是具備語言天才的人，也或多或少會帶有母語腔，因此只要話匣子一開就很容易露出馬腳。所以說，正如「人口」所示地，嘴巴比面貌更能突顯一個人的人品。

人類的嘴巴具有吃東西與說話的二種功能。吃東西時不會發牢騷。因此，從講話的腔調就能了解這個人是屬於那一種人，但是，觀察吃東西的樣子也能立即看得那一國人。

例如，中國人、日本人都是米食民族。不過，在北方因天氣寒冷而不能種稻

子，而以麵食爲主食。中國與日本都是如此，餃子、大餅、烏龍麵、蕎麥麵之間並沒有基本上的差異。東北三省的中國人也吃米，北海道的日本人也吃米。任何一方對吃米都沒有排斥。但是日本人與中國人對稻米的嗜好卻不同。日本人食用的日本米雖然是同樣的粳米（缺乏黏性的稻子），卻與中國或印度的粒粒分散不黏稻米品種不同。二次大戰後，日本因糧食短缺，而從泰國等國家進口形狀細長的「外國米」。但是，自從日本國內稻米生產力恢復而能自給自足後，就沒有人再食用外國米了。中國方面，除配合日本人的口味，成功改良接近日本米的蓬萊米，並在台灣種植，以及在上海部分地區種植接近日本米品種稻作之外，都喜歡食用與日本米完全不同的不黏食米。

不僅喜好的食米種類不同，連煮飯的方法也互異。我認爲日本人發明的衆多產品中，電鍋是最容易令人聯想到日本的傑作。在未發明以前，日本也有煮飯專用的飯鍋。比火鍋更厚的銑鐵或鋁製鍋上面，放置砧板厚度的鍋蓋。中國人可能不了解爲什麼需要這麼厚的鍋蓋，這是爲了米煮沸時飯湯不會溢出來。日本與中國的煮飯方法完全不同，在日本煮飯的中途，如果掀開鍋蓋必定遭責罵，連燒柴火也非常用心，開始時使用小火，中途再用大火。

中國米食的歷史可能比日本悠久，以前使用土鍋，現在則使用一般飯鍋加上多量的水，再放在火爐上煮飯。當煮沸時，就立即掀開鍋蓋，以飯匙攪拌。有些地區則淘出糊狀的飯湯做為菜湯飲用。因為我在台灣長大，習慣日本式的煮飯方法，所以在香港居住以後，看到女佣在煮飯中掀開鍋蓋攪拌時，感到非常驚訝。如此煮出來的中國式米飯會沒有粘性，味道也淡，或許不符合日本人的口味。不過，做成炒飯或咖哩飯時，卻能完全吸住佐料的味道，因此，加工起來比日本米更美味。只是非常遺憾地，日本人在日本國內完全沒有吃這種米的機會，因為具特色的中國米受到過去稻米議員在國會強調「連一顆外國米都不能進口」所致。

其次，中國人與日本人盛飯的方法也完全不同。中國人盛飯時滿碗堆積如山。在日本只有供奉神佛時才有這種盛飯的方法。平時只盛八分或更少一些，中國人看到這種盛飯方法卻說：「日本人真小氣」或「害怕別人吃得太多」。吃完一碗再盛飯的方式也不一樣。日本人在碗底留一口廳，這是表示還要再吃一碗的意思。因此，一起吃飯時，這些差異會更明顯地顯示出來。

中日兩國筷子的形狀與放置方式亦有差異

任何國家都有用餐的禮儀。有上座與末座的區別，有客人座位與主人座位的區別。日本是背向壁龕的座位爲上座，靠近出入口的座位爲末座。爲什麼背向壁龕的座位是上座呢？不一定能清楚解釋。或許客廳面向庭院時，坐在這個座位是眺望庭院的好位置。

那麼，沒有面向庭院的客廳時又如何解釋呢？在這種情況時，背向壁龕柱子爲上座的習慣也由來已久了。觀賞時代劇、電影等之演出，諸侯所坐位置的背後，都擺著豪華的擺設或掛軸。所以，諸侯看不到任何擺設或掛軸。觀察到這種情形就可了解到諸侯也是一種裝飾品。

日本的家屋是方形的，而房間也是方形的，小飯桌也是方形，擺上一張一張飯桌時，也在榻榻米上排列成方形。圓形的東西可能只有日本的太陽旗，在方形的房間內，小飯桌決不會擺成圓形，一張張的小飯桌變成大桌時，大桌也成方形，因此只有一直連接方桌排成四角的座席中最裡面背向壁龕的正中央席位就算上座。在日本何人坐在上座或其周邊鄰座大致都先決定好，甚少看到到時互相讓位

的情形。

排列小餐桌用餐的規矩，原先是從中國大陸傳到日本的，但是中國在明朝時代就沒有這種規矩了。現在的中華料理是大家圍著圓桌一起吃菜的方式，究竟那個座位上座或末座，在中共政權登場的前後稍有不同。在台灣或香港等墨守舊規的地方，從入口看最裡面中央的席位是上座，而依上座左右順序依次排列高低，最末坐是靠近入口的中央席位，而坐在這個位置的人就是當天付帳者。

但是，在中國共黨政權成立之後，當天的主人，亦即付帳的人就坐在裡面中央的最上座。從餐桌看主人的左側為主客，右側為次要客人，以下依左、右的順序往下排列。為什麼變成這種順序，我也不了解。不過，如果認為在任何地方付帳的人都最大時，也並非無法解釋。而且，需要與主賓談事情的是主人，從服務主賓就是主人的觀點來看，主人坐在主賓的身邊也是很合理的事。在主賓關係非常親近時，主人坐在主賓身旁，在台灣也很平常。

由於有這種上座末座之分，所以，一旦要就座時，來賓之間就開始互相讓座，而且並非短時的讓座，而是要花費上五分鐘或十分鐘互相發揮謙讓的美德。我因習慣於日本的做法，所以，互讓二、三次後就認為浪費時間立即坐在上座，不

過，這種做法在中國卻不能稱為符合禮儀。古板的人愈是為互相讓座而浪費時間，因此，中國大陸在最近已將名牌預先擺在餐桌上。對這種做法，即使內心有些不滿也只能依照排定之座次就座，所以互相讓座的現象已經減少了。

就座之後觀看餐桌就立即可察覺出中國人與日本筷子、湯匙擺法的差異。中國人與日本人都使用筷子，但是日本的筷子是橫擺而中國人則縱擺，而且，日本料理店的餐桌很少擺湯匙，在「茶碗蒸」（蒸雞蛋）附上湯匙時，也是把湯匙橫擺在小碟上端出來。中國人喝湯時像西洋人一樣地使用湯匙，但是在中華料理使用西洋湯匙時也縱擺。

再談一些細節，日本與中國的筷子形狀不同。日本人使用的筷子，女用比男用的的小一些。在此順便提一下，日本有所謂夫婦飯碗，女碗比男碗小，不過，中國卻沒有這種分別。當然沒有女性比男性胃口小的想法，也完全沒有小型比較高雅的立意。在中國，筷子、飯碗都是男女共用，特定的筷子由特定的人專用的情形也不多。洗完之後就不知誰用的筷子了。當然也沒有所謂筷子盒的特定容器。此外，眾所周知地，中國人使用的筷子比日本人通常使用的筷子來得長。

為什麼中國人所用的筷子比較長呢？原因之一就是，中華料理是圍著圓桌，